

中國
全史

大眾文藝出版社

目 录

第 一 回	祀南郊司马开基 立东宫庸雏伏祸	1
第 二 回	堕诡计储君纳妇 慰痴情少女偷香	9
第 三 回	杨皇后枕膝留言 左贵嫔搃才上颂	17
第 四 回	图东吴羊祜定谋 讨西虜马隆奏捷	25
第 五 回	捣金陵数路并举 俘孙皓二将争功	33
第 六 回	纳群娃羊车恣幸 继外孙螟子乱宗	42
第 七 回	指御座讽谏无功 侍帝榻权豪擅政	50
第 八 回	怙势招殃杨氏赤族 逞凶灭纪贾后废姑	58
第 九 回	遭反噬楚王受戮 失后援周处捐躯	66
第 十 回	讽大廷徙戎著论 诱小吏侍宴肆淫	74
第 十 一 回	草逆书醉酒逼储君 传伪敕称兵废悍后	82

第十二回	坠名楼名姝殉难 夺御玺御驾被迁	91
第十三回	迎惠帝反正除奸 杀王豹擅权拒谏	99
第十四回	操同室戈齐王毕命 中诈降计李特败亡	108
第十五回	讨逆蛮力平荆土 拒君命冤杀陆机	116
第十六回	刘刺史抗忠尽节 皇太弟挟驾还都	124
第十七回	刘渊拥众称汉王 张方恃强劫惠帝	132
第十八回	作盟主东海起兵 诛恶贼河间失势	140
第十九回	伪都督败回江左 呆皇帝暴毙宫中	149
第二十回	战阳平苟晞破贼垒 佐琅琊王导集名流	157
第二十一回	北宫纯力破群盗 太傅越擅杀诸臣	165
第二十二回	乘内乱刘聪据国 借外援猗卢受封	173
第二十三回	倾国出师权相毕命 覆巢同尽太尉知非	181
第二十四回	执天子洛中遭巨劫 起义旅关右逐亲王	189
第二十五回	贻书归母难化狼心 行酒为奴终遭鸩毒	197

第二十六回	诏江东愍帝征兵 援灵武麹允破虜	205
第二十七回	拘王浚羯胡吞蓟北 毙赵染晋相保关中	213
第二十八回	汉刘后进表救忠臣 晋陶侃合军破乱贼	221
第二十九回	小儿女突围求救 大皇帝銜璧投降	229
第三十回	牧守联盟奉笺劝进 君臣屈辱蒙难丧生	237
第三十一回	晋王睿称尊嗣统 汉主聪见鬼亡身	246
第三十二回	诛逆登基羊后专宠 乘衅独立石勒称王	255
第三十三回	段匹磾擒失河朔 王处仲抗表叛江南	263
第三十四回	镇湘中譙王举义 失石头元帝惊心	272
第三十五回	逆贼横行廷臣受戮 皇灵失驭嗣子承宗	280
第三十六回	扶钱凤即席用谋 遣王含出兵犯顺	288
第三十七回	平大憨群臣进爵 立幼主太后临朝	297
第三十八回	召外臣庾亮激变 入内廷苏峻纵凶	305
第三十九回	温峤推诚迎陶侃 毛宝负剑救桓宣	313

第四十回	梟首逆戡乱成功 有元舅顾亲屈法	321
第四十一回	察铃音异僧献技 失军律醉汉遭擒	329
第四十二回	并前赵石勒称尊 防中山徐遐泣谏	337
第四十三回	背顾命鸱子毁室 凛梦兆狐首归邱	345
第四十四回	尽愚孝适貽蜀乱 保遗孤终立代王	353
第四十五回	杀妻孥赵主寡恩 协君臣燕都却敌	361
第四十六回	议北伐蔡谟抗谏 篡西蜀李寿改元	369
第四十七回	饯刘翔晋臣受责 逐高钊燕主逞威	377
第四十八回	斩敌将进灭宇文部 违朝议徙镇襄阳城	385
第四十九回	擢桓温移督荆梁 降李势荡平巴蜀	393
第五十回	选将得人凉州破敌 筑宫渔色石氏宣淫	401
第五十一回	诛逆子纵火焚尸 责病主抗颜极谏	409
第五十二回	乘羯乱进攻反失利 弑赵主易位又遭囚	417
第五十三回	养子复宗冉闵复姓 辱主授首石氏垂亡	425

第五十四回	却桓温晋相贻书	433
第五十五回	灭冉魏燕王僭号	441
第五十六回	拒忠言殷浩丧师	449
第五十七回	射敌帅桓温得胜	457
第五十八回	逞刑戮苻生纵虐	465
第五十九回	盗淫威张祚杀身	473
第六十回	具使才说下凉州	482
第六十一回	满恶贯变生秦阙	490
第六十二回	围广固慕容恪善谋	499
第六十三回	战东河诸葛攸败绩	507
第六十四回	谢安石应征变节	515
第六十五回	张天锡乘乱弑君	523
第六十六回	失洛阳沈劲死义	531
第六十七回	阻石门桓温退师	539
	慕容垂避祸奔秦	
	王景略统兵入洛	
	略燕地连摧敌将	
	拔邺城追擒虓王	
	海西公遭诬被废	
	昆仑婢产子承基	
	谒崇陵桓温见鬼	
	重正朔王猛留言	
	失姑臧凉主作降虏	
	守襄阳朱母筑斜城	
	救孤城谢玄却秦军	
	违众议苻坚窥晋室	
	山墅赌弈寇来不惊	
	淝水交锋兵多易败	

第六十八回	结丁零再兴燕祚 索邺城申表秦廷	547
第六十九回	据渭北后秦独立 入阿房西燕称尊	555
第七十回	堕虜谋晋将逾绝涧 应童谣秦主缢新城	563
第七十一回	用僧言吕光还兵 依逆谋段随弑主	570
第七十二回	谋刺未成秦后死节 失营被获毛氏捐躯	577
第七十三回	拓跋珪创兴后魏 慕容垂讨灭丁零	585
第七十四回	智姚萇旋师惊噩梦 勇翟温斩将扫孱宗	592
第七十五回	失都城西燕被灭 压山寨北魏争雄	600
第七十六回	子逼母燕太后自尽 弟陵兄晋道子专权	607
第七十七回	殷仲堪倒柄授桓玄 张贵人逞凶弑孝武	615
第七十八回	迫诛奸称戈犯北阙 僭称尊遣将伐西秦	623
第七十九回	吕氏肆虐凉土分崩 燕祚浸衰魏兵深入	631
第八十回	拓跋珪转败为胜 慕容宝因怯出奔	638
第八十一回	攻旧都逆子忘天理 陷中山娇女作人奴	645

第八十二回	通叛党兰汗弑君 诛贼臣燕宗复国	652
第八十三回	再发难王恭受戮 好感人孙泰伏诛	659
第八十四回	戕内史独全谢妇 杀太守复陷会稽	667
第八十五回	失荆州参军殉主 弃苑川乾归逃生	674
第八十六回	受逆报吕纂被戕 据偏隅李暕独立	682
第八十七回	扫残孽南燕定都 立奸叔东宫失位	689
第八十八回	吕隆累败降秦室 刘裕屡胜走孙恩	696
第八十九回	覆全军元显受诛 夺大位桓玄行逆	703
第九十回	贤孟妇助夫举义 勇刘军败贼入都	710
第九十一回	截江洲冯迁诛逆首 陷成都谯纵害疆臣	718
第九十二回	贪女色吞针欺僧侣 戕妇翁拥众号天主	725
第九十三回	葬爱妻遇变丧身 立犹子临终传位	733
第九十四回	得使才接眷还都 失兵机纵敌入险	740
第九十五回	覆孤城慕容超亡国 诛逆贼冯文起开基	747

第九十六回	何无忌战死豫章口	754
	刘寄奴固守石头城	
第九十七回	甯南交卢循毙命	762
	平西蜀譙纵伏辜	
第九十八回	南凉王復谏致亡	769
	西秦后败谋殉难	
第九十九回	入荆州驱除异党	776
	夺长安翦灭后秦	
第一百回	招寇乱秦关再失	784
	迫禅位晋祚永终	

第五十一回

诛逆子纵火焚尸

责病主抗颜极谏

却说赵太子石宣谋害弟韬，并欲弑父，因恐计不得逞，往访高僧佛图澄；及与澄相见，并坐寺中，又不便直达私衷，但听塔上一铃独鸣，宣乃问澄道：“大和尚素识铃音，究竟主何预兆？”澄答道：“铃音所云，乃是‘胡子洛度’四字。”宣不禁变色道，什么叫作胡子洛度？”澄不好直答，诡词相对道：“老胡为道，不能山居无言，乃在此重茵美服，这便叫做洛度呢。”说着，正值秦公韬徐步进来，澄起座相迎，待韬坐定，只管注目视韬。韬且惊且问，澄答道：“公身上何故血臭？老僧因此疑视。”韬周视衣襟，毫无血迹，免不得又要诘问。澄只微笑不答。宣虑澄察泄秘谋，遂邀韬同行，辞澄出寺去了。

越宿由石虎遣人召澄，澄即入见，虎语澄道：“我昨夜梦见一龙，飞向西南，忽然坠地，不知吉凶何如？”澄应声道：“眼前有贼，不出十日，殿东恐要流血，陛下慎勿东行。”虎素来信澄，倒也默然无言。忽见屏后有一妇人趋出，娇声语澄道：“和尚莫非昏耄么？宫禁森严，怎得有贼？”澄见是虎后杜氏，便微笑道：“六情所感，无一非贼，年既老耄，还属无妨，但教少年不昏，方才是好哩。”已而遇秋社日，天空有黄黑云，由东南展至西方，直贯日中，及日向西下，云分七道，相去约数十丈，幻成白色，如鱼鳞相似，历时乃灭。韬颇解天文，顾语左右道：“天变不小，恐有刺客起自京师，未知由何人当灾哩。”是夕，韬与僚属会宴

东明观，召令乐工歌伎，弹唱侑酒。宴至半酣，不觉长叹道：“人生无常，别易会难，诸君试畅饮一觥，各宜使醉，须知后有期，应该乘时尽兴哩。”说至此，竟泫然涕下。大众听了，都不禁骇异，惟见韬涕泗横流，也不禁触动悲怀，相率唏嘘，到了夜半，众皆别去，韬趁便留宿佛寺中。

哪知事出非常，变生不测，仅越半夜，好好一个石家主子，竟变做血肉模糊的死尸。天已大明，寝门尚闭，韬有侍役，怪韬高卧不起，撬户入视，已是腹破肠流，手断足折，倒毙在寝榻前。旁有刀箭摆着，也不辨是何人所置，何人所杀，当下慌乱无措，不得已着人飞报。偏宫中已得知，赵主石虎正闻变惊恟，晕倒床上。宫人七手八脚，环集施救，好不容易才得救醒，尚是悲号不止。究竟由何人先去报闻？查将起来，乃是赵太子石宣。虎号哭多时，便拟亲往视丧。时百官已俱入请安，闻虎命驾将出，各欲扈从前去。独司空李农进谏道：“害死秦公，未知何人，臣料是衅起萧墙，危生肘腋，陛下不宜轻出，当速缉凶手，毋使幸脱。”虎得农言，猛然记起佛图澄语，不由得顿足叹息道：“是了是了。究竟和尚通灵，朕到此才能觉悟呢。”遂停止不行。一面飭卫士戒严，一面派官吏治丧。太子宣驾坐素车，引东宫兵千人，往视韬殓，使左右举衾观尸，仔细一瞧，反呵呵大笑，掉头自去。还至东宫，将委罪韬吏，命收大将军记室参军郑靖尹武等人。

偏是恶报昭彰，难逃冥遣，有一东宫役吏史科，向石虎处讦发阴谋。虎始知祸由太子，气得两目咆哮，无名火高起三丈，亟命左右往召太子宣。宣不敢径往，中使诈称奉杜后命，叫他进去。宣还道是另有密商，因即入省，甫进宫门，便有人传着虎谕，把宣驱入别室，软禁起来。那时杨杯、牟成、赵生等，已闻风出走，生稍迟一步，致被卫士拘住，交与刑官拷讯。生无可抵赖，始供称杀韬情迹，实由杨杯等隐受宣嘱，伺韬留宿寺舍，夜用猕猴梯架墙，逾垣入室，因得逞凶。这供词呈将进去，虎不瞧犹可，既已瞧着，大呼：“了不得，了不得。”便命将宣移禁席

库，更用铁环穿宣额，锁诸柱上，且作数斗可容的木槽，中贮尘粪土饭，迫使宣食，仿佛似猪狗一般。一面取入杀韬刀箭，见上面尚有血痕，便伸舌吮舐，且舐且泣，哀声震彻内外。百官俱入内劝解，哪里禁遏得住？大众无法可想，只好往请佛图澄，前来解免。澄当然驰至，见了石虎，说出一番前因后果，稍得令虎止哀。惟虎即欲加宣极刑，澄复谏道：“宣与韬皆陛下子，今宣杀韬，陛下又为韬杀宣，是反变成两重祸祟了。陛下今日，诚使息怒加慈，福祚尚保灵长，可延六十余年，若必欲诛宣，恐宣魂当化为彗星，将来要下扫邺宫呢。”虎执意不从，待澄趋退，便令左右至邺城北隅，堆积薪柴，就柴堆上竖一标竿，竿上架着轳轳，两端穿绳，悬垂上面，当下把宣牵就柴上，用绳系住。并使韬平时宠幸二阉，一叫郝稚，一叫刘霸，拔宣发，抽宣舌，斫宣目，刳宣肠，断宣手足，然后将宣尸用轳轳绞上，挂诸天空，下面纵火焚薪，薪燃火盛，烟焰冲天，不到半时，已将宣尸烂焦，如燔如炙，及绳被毁断，尸复下坠，立成灰烬。最可怪的是暴主石虎，挈领宫妾数千人，共登高台，了望火所，看它燔灼。至火已垂灭，再令检尸灰，分置诸门交道中，并收宣妻子二十九人，一并杀死。宣有幼儿，年才数岁，伶俐可爱，虎不忍加诛，抱置膝上，向他垂涕。儿亦啼哭道：“这非儿罪。”虎欲赦儿不诛，偏秦府属吏，定请并诛此儿，看虎恋恋不舍，竟向虎膝上牵夺。儿揽住虎衣，狂叫痛号，甚至带绝手脱，始被猛掷出，踢啐一声，登时断命。虎掩面入宫，敕废宣母杜氏为庶人，诛东宫僚属三百人，阉侍五十人，统皆车裂支解，弃尸漳水，湾东宫以养猪牛。还有东宫卫卒十余万人，全体谪成凉州。太史令赵播已迁任散骑常侍，前曾入白道：“宫中将有变乱，宜豫备不虞。”及虎既杀宣，疑揽预知宣谋，独不实告，亦勒令处死。贵嫔柳氏，系尚书柳耆长女，才色俱优，蓄有二子尝侍值东宫，为宣所宠，此时已共诛死。虎复令柳女连坐，逼使自尽。既而追念柳氏姿容，未免生悔，幸柳氏尚有一妹，在家待字，便飭左右驱车接入，就在芳林园引见。细瞧芳容，不亚乃姊，就下座掖入寝床，令做乃

姊替身，恣情淫狎，不消细说。

过了匝月，虎复议册立太子，太尉张举道：“燕公斌有武略，彭城公遵有文德，惟在陛下自择。”虎答道：“卿言正合我意。”语尚未终，偏有一人闪出道：“燕公母贱，又尝有过；彭城公与前太子邃同母，母郑氏已经坐废，怎得再立他次子？还请陛下三思！”虎闻言瞧着，发言的系戎昭将军，就是前掳刘曜幼女的张豺。曜女安定公主，掳入赵宫，得虎宠爱，小子在前文中，已曾叙过。至此生有一子，取名为世，已有十龄。豺因虎年长多疾，意欲立世为嗣，俟虎死后，世母刘氏为太后，必感豺德，令他辅政，所以特地进言，阴图逞志。果然虎为所动，沉吟多时，不答一言。豺乘机说虎道：“陛下再立储宫，母皆倡贱，不足服众，所以祸乱相寻，今宜自惩前辙，必须母贵子孝，方可册立，免再生患。”虎爽然道：“卿且勿言，朕已悟卿意了。”豺乃趋出。越宿由虎召集群臣，面加晓谕道：“朕欲取纯灰三斛，自涤心肠，何故专生恶子？年过二十，便欲弑父，今少子世年方十岁，待他及冠，我已老了，就使世再不肖，也不至为我所见哩。”道言未绝，即由太尉张举、司空李农同时应声道：“臣等愿奉诏立齐公。”原来齐公是世封爵，臣下不便直呼世名，因以齐公二字相代。农既倡议，大众便附和一辞，独大司农曹莫无言。张、李二人，又谓应完备手续，先由公卿联名上疏，请立世为太子，及疏已草就，莫复不肯署名。虎使张豺问明莫意，莫答道：“天下重器，不应立少，故不敢署名。”虎闻言叹道：“莫为忠臣，可惜未达朕旨。惟张举、李农，能体朕心，可转示委曲，免得误会。”举与农应命谕莫，相偕退去。虎遂立世为太子，进世母刘氏为皇后，命太常条攸为太子太傅，光禄勋杜嘏为太子少傅，并嘱使朝夕箴规，毋令太子再蹈前愆。

又阅两月，虎在太武前殿，大飧百僚，佛图澄亦至。酒阑席散，澄起座告辞，褰衣行吟道：“殿乎殿乎？棘子成林，将坏人衣。”吟毕自去。虎料澄语必有因，即令左右发殿下石，果有棘子丛生，立命拔去。哪知佛图澄所说的棘子，并不是真棘子，乃

是一个棘奴，棘奴究是何物？看官不必急问，待至下文，自当说明。惟佛图澄还至佛寺，环视佛像，唏嘘太息道：“可恨可恨，不得长此庄严。”嗣复自作问答，先发问道：“可得三年否？”答言：“不得。”又问：“可得二年么？一年么？百日么？一月么？”答言：“不得，不得。”随即默然。返入禅房，弟子法祚等，见澄自说自话，多不可解，便随澄人问玄妙。澄乃明语道：“今年岁次戊申，祸机已萌，明年己酉，石氏当灭，我尚在此干什么事，不如去罢。”法祚又问道：“当去何地？”澄仍作隐语道：“去！去！自有去处。”法祚等不敢再问，方才趋退。仅隔一夕，便遣徒侣往辞石虎道：“物理必迁，身命难保，贫僧化期已及，不能再延，素荷恩遇，用敢上闻。”虎怆然道：“昨尚无疾，今乃使人告终，岂不可怪？”便命驾自往省视，见澄形态如故，益加惊疑。澄微哂道：“出生入死，乃是常理。人命短长，定数难逃。但道重行全，德贵勿怠，道德无亏，虽死犹生，否则生不如死。贫僧死期已至，自思生平尚无大过，死亦何妨。不过国家心存佛理，建寺度僧，本宜仰蒙天佑，奈何政事猛烈，淫刑酷滥，显违圣典，隐悖法戒，如此过去，怎能得福？若亟降心易虑，惠以下民，那时国祚永长，道俗庆幸，僧虽就尽，可无遗恨了。”虎似信非信，支吾半晌，便即退回。

先是虎为澄先造生墓，至是因澄言将死，又为凿圻营坟。约阅旬余，澄竟圆寂，坐化禅林。百官并往视殓，即将澄平时所用锡仗银钵，纳置棺中，移葬圻所，更由虎命为澄立祠，适天久不雨，陇土尽裂，虎诣澄祠虔祷，便有二白龙降下，引沛甘霖，泽遍千里。嗣有沙门从雍州来，曾见澄西入关中，及行至邠下，与僧侣晤谈，两不相符，彼此诧为奇事。又有郭门守吏，听得沙门传语，也猛忆前事，谓：“澄曾携一履出城，当时疑为目眩，今又由沙门相见，莫非真在人间，确是未死？”为此两人语言，遂至传遍邠中，连石虎亦有所闻，暗生惊异，遂命石工掘墓启视，说也奇怪，棺中只有一履，并无澄尸，惟多了一石，工人当即飞报，石虎且惊且恨道：“朕姓石，便是朕埋石棺中，莫非朕将死

了么？”嗣是闷闷不乐，坐卧彷徨。尝见已死诸子孙，环立坐隅，不由得毛发森竖，悲悔交并，因此饮食无味，形体渐羸。蹉跎过了残冬，便是赵天王建武十五年的元旦，虎疾少瘳，自恐余生有限，不如僭称帝号，借以自娱，乃命在南郊筑坛，即位称帝，改元太守。诸子进爵为王，百官各增位一等，颁制大赦。惟前东宫卫卒等万余人，谪戍凉州，不在赦例。

卫卒中有一队长，呼做高力督，姓梁名犍，本来有些膂力，此时遇赦不赦，当然生怨；就是一班卫卒，也共抱不平。犍得乘隙煽动，聚众为乱，自称晋征东大将军，攻陷下辩，胁雍州刺史张茂为大都督，连拔秦、雍间城戍，戍卒多半依附。进至长安，有众十万人。乐平王石苞为长安镇帅，尽锐出战，反为所败，不得已回城固守。犍遂率众出潼关，趋洛阳。赵主石虎忙命李农为大都督，行大将军事，统率卫军将军张贺度、征西将军张良、征虎将军石闵等，麾兵十万，出拒新安。犍众都挟着一种怨气，拼死前来，虽然兵甲不整，却是一可当十，十可当百。李农麾下，人数与犍众相等，只是气势不敌，一战败绩，再战又败，无奈何退保成皋。犍又东掠荥阳、陈留诸郡，声焰大张。石虎惧甚，旧疾复发，再令燕王斌为大都督，与冠军大将军姚弋仲、车骑将军蒲洪，合兵讨犍。

弋仲入朝求见，虎适卧床养病，传令免谒，但引弋仲至领军省，赐给御食。弋仲怒道：“国家有贼，令我出击，主上理应面授方略，才可破贼，今乃徒赐我御食，难道我来乞食么？”说至此，即欲趋归。当有人报知石虎，虎乃力疾传见，弋仲抢步进去，怒尚未息，既见虎面，便大声诋虎道：“为儿生愁么？何故致病！有儿不教，纵使为逆，因逆加诛，还愁什么？我想汝病已久，反立幼儿为储，万一不测，天下必乱，汝先当忧及此事，贼尚不足忧哩。犍等穷困思归，相聚为盗，所过残虐，已失民心，我老羌当为汝出力，一举平贼。”虎听他出言不逊，也觉生忿，但因乱事日亟，要靠他出兵平乱，只好含忍三分。且弋仲素性慙直，到了气急时候，往往不顾尊卑，但呼汝我，事成惯例，更不

足责。所以虎耐着性子，嘱令旁坐，面授弋仲为征西大将军，特赐铠马。弋仲并不称谢，唯起座申语道：“汝看我老羌能破贼否？”说着，即取铠披身，跨鞍上马，就中庭驰骋数周，乃扬鞭一挥，跃马自去。虎又气又笑，静待报命。

约过旬日，便得弋仲捷报，在荥阳大破桀众，已而捷音复至，将桀擒斩，扫平余党。虎传旨褒功，封弋仲为平西郡公，履剑上殿，入朝不趋。蒲洪为侍中车骑大将军，都督秦、雍诸州军事，领雍州刺史，封略阳郡公。弋仲等尚未回邺，虎病已日深一日，因授彭城王遵为大将军，使镇关右。燕王斌为丞相，录尚书事。张豺为镇卫大将军，并受遗诏辅政。独刘后心下不悦，密召张豺入商，意图害斌，免为后患。豺即为定谋，遣使给斌道：“主上疾已渐愈，王若留猎，尽可自便。”斌本好猎嗜酒，得了此谕，乐得朝收暮饮，流连数日。刘后遂与豺发出矫诏，谓斌藐视父疾，不忠不孝，勒令免官归第；且使豺弟雄领龙腾军五百人，逼斌入室，严加管束。彭城王遵时在幽州，奉诏至邺，刘后不令人省，但飭在朝堂受拜，即发给禁兵三万，遣往关右。遵涕泣而去。石虎全未预闻，因病得小瘥，勉强起床，出问遵已到否？左右答言去已两日，虎愠道：“奈何不使见我？”说罢复亲临西阁，见有龙腾中郎两军将士，环拜前面，约有二百余人。虎问他有何乞请？大众哗声道：“圣体不安，宜令燕王入值宿卫，监制兵马。”还有几个随后续陈：“请改立燕王为太子。”虎惊疑道：“燕王尚未到京么？”左右诈言燕王病酒，不能入朝。虎又道：“可持辇迎入，当付玺绶。”左右虽然答应，却是阳奉阴违，并未往迎。虎无力支撑，竟至头晕心摇，使左右掖还寝宫。张豺竟令雄矫诏杀斌，入报刘后。刘后大喜，擅命豺为太保，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侍中徐统，自语亲属道：“大乱将作，我若再生，恐反遭夷灭了，不如早死为佳。”遂仰药自杀。邺宫内外，方无故自扰，那穷凶极恶的赵石虎，已不省人事，晕绝数次，结果是两眼一翻，两足一伸，呜呼毕命了。小子有诗咏道：

如此凶人得善终，上苍降鉴似非聪。
待看国乱家屠日，才识天心本大公。

虎既毙命，应由太子世入嗣，究竟有无乱端？容至下回续表。

石遵既诛，又有石宣，遣人杀弟，密谋弑父，其恶视遵为尤甚，杀之宜也。但此为石虎淫恶之报，虎不知反省，乃徒以毒刑加宣，令人惨不忍闻。况前诛遵妻子二十六人，至是又诛宣妻子二十九人，骨肉相关，全不体恤。有罪则固诛之，无罪亦并戮之，待子孙尚且如此，何怪他人之灭其子孙乎？厥后信张豺言，舍长立幼，幼子世为刘女所生，刘曜一门，为虎所残，留女以祸石氏，亦一显然之报应也。姚弋仲快人快语，读之可浮一大白。虎尝滥杀群臣，独于出言不逊之姚弋仲，能优容之，并加厚赐。姚氏有昌后之机，固非石虎所能杀，抑亦由虎之隐有疚心，闻姚言而不能无愧欤？石虎祸刘，张豺祸石，一虎一豺，两两相对，大造之巧为播弄，尤足使人称异云。